

# 游巴山草甸

李永明



巴山草甸秋景

陈阳 摄

十月,我从安康出发,一脚踏入大巴山这片一望无际的绿色草甸。此时,五彩斑斓的秋景扑面而来,我看见了陕南山草甸旖旎风光,美妙无比。

巴山草甸,位于岚皋县与重庆市城口县交界处的大巴山主脊上,最高海拔2549米,面积达1万多亩,是省级森林公园。走进巴山草甸,大自然就像打翻了一次调色盘,碧绿的、金黄的、红彤彤的、黑白相间的植物显得更加明艳,绿草、野花、树木、山峦、大大小小的山丘层层叠叠,相互拥抱,每个草甸的板块层次分明。听当地人讲,一个月过后,大巴山草甸将层林尽染,形成气势恢宏、风景如画的深秋景象。

我们走在大巴山草甸的一条土路上,突然发现了一簇簇茂盛的绿色植物,它的叶子呈三角形,枝杆密集,长得青枝玉翠,枝头上结满了密密扎扎的小红果,吸引了众多游人。这种植物

叫毛山楂,它只能生长在环境优美的草甸上,是稀缺之物,于是人们争相拍照,现场拍起了视频。这些草甸的绒毛茸茸的,青黄相接,人行走在草丛中,脚下软绵绵的。环顾四周,都是山峰相连,只见到处是大小不一的山丘,有的错落有致,有的凹凸独立,有的直插云霄,气势磅礴、苍劲雄浑,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享受。山谷中,山丘星罗棋布,沟槽、沟脊、岭脊、槽脊纵横交错,山峦色彩艳丽,它的颜色比不上大草原的绚丽,但是层次分明,给人苍茫、厚重、肃穆之美,漫山遍野都呈现着绿色。我被大巴山草甸那充满柔和的线条感动,被山山岭岭的群峰感动。

草甸离天很近,在蓝天的衬托下,无数个山丘显得更加辽阔,绿草如茵,一波连一波,都以葱茏之姿迎接我们。每一株小草、小树都是大地精心孕育的,在阳光的照射下,闪烁着熠熠的生命光

芒,草丛中鲜艳的野花尽情怒放着,将草甸打扮得如梦似幻,如诗如画,在草甸的一个峡谷地带,遇见了一汪碧绿的山泉水,形状酷似一弯新月。泉水清澈如净,水质甘冽,山泉紧偎草甸,这是大地的眼睛,镜子般清亮,微风拂过,泉水泛起层层涟漪,波光粼粼,山泉边的野芦苇轻轻摇曳,与泉水低语。我用手掬了一捧水品尝,水甜滋滋的。这汪泉水历经多年而不枯竭,宛如镶嵌在草甸间一颗晶莹剔透的翡翠,如草甸中的眼睛让人称奇,也让草甸更加生机勃勃。

探幽草甸,览生态之美,亲近自然,在这片天空触摸灵魂,在广阔的草甸舒展心灵,感受生命之美,陶醉于安定清明的世界,让心沉静。巴山草甸,我愿化作一株幼苗,扎根这片土地,化作一片云彩,飘荡在这片天空,化作一缕清风,轻抚它的美丽。

## 我眼中的多彩安康

翁军

安康,宛如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,一幅永远绘不尽的画,一个痴心眷恋的地方。

如果你写安康,不能只写安康。要写秦巴明珠的璀璨光芒,汉水之滨的灵秀神韵。要写茶歌紫阳、田园平利、晒旺岚皋、太极旬阳、十美石泉、三沈汉阴、康养镇坪、水色白河、绿都宁陕。要写古老的城墙,汉调二黄见证岁月沧桑,热闹早晨,接续地老天荒的梦想。喧嚣的夜市,烤串升腾起烟火味的熏香。写缥缈的瀛湖,在星罗棋布的岛屿间荡漾。写恒口古道,开凿了驶向欧亚的无水港。写桃花源源的曲径,演绎着新时代追赶超越赛道的辉煌。

如果你写汉滨,不能只写汉滨。要写金州拾遗、月河悠长,要写香溪洞的静谧。写龙舟竞技,赢在安康。写垂涎欲滴的美食,抄起蒸面的爽滑,啜一碗羊肉泡馍的浓香,歇歇吊锅烧饼的灿黄,辣子鸡、豆腐宴、酸菜汤,无不勾起舌尖上的惆怅。

如果你写紫阳,不能只写紫阳。要写那峰峦叠嶂的茶乡,娇翠欲滴的茶叶和“郎在对门唱山歌”的婉转悠扬。要写焕古滩,石板房,光阴的故事在这里打烊。写蒿坪晒架,任河廊桥,流淌着生生不息的千秋篇章。

如果你写平利,不能只写平利。要写长安十二时辰的鸟语花香,要写寻根女烟山,走秀琵琶岛,让满山遍野的纹胶蓝,共度休闲时光。写蒋家坪、龙头村,田园里的翘角和白墙,惬意笑脸,描绘出新农村的畅享。

如果你写岚皋,不能只写岚皋。要写南官山的雄奇险峻,云雾蒸蔚,令人欣喜若狂。要写千层河的灵动秀美,通幽小径,漫步“小江南”的浮想。写高山草甸和玻璃房,还有精彩绝伦的村BA,横空出世,一鸣惊人,以10亿次的流量翻越全网。

如果你写旬阳,不能只写旬阳。要写造化的太极城,分割阴阳。要写孤独信26面的印章,镌刻着一世荣光。写蜀河的艄公,驮载际遇青石板上的过往。写拐弯的甘爽,鸡血石的明亮,散发泥土诱人的醇香。

如果你写石泉,不能只写石泉。要写鎏金铜蚕留存千年的咄咄目光,唱响“一带一路”的辉煌。要写后柳水乡的乌篷船,清波荡漾,浪漫绵长。写夕阳下,衙门老街,喧嚣的门缝里,掩不住石锅鱼的炖香。写云雾岭上,叩问鬼谷子的睿智哲商。

如果你写汉阴,不能只写汉阴。要写凤堰古梯田的耕读,油菜花和稻谷,把花屋调色成天堂的模样。写烩面片、芝麻炕馍,留唇残香脆爽。写凤凰山麓的气韵,孕育沈氏文化,彰显了月河人文的福旺。

如果你写镇坪,不能只写镇坪。要写大巴山的巍峨,飞渡峡的湍急。要写天书峡无字书的夸张,写原生态静谧,重峦叠嶂,随处即可找到灵魂安放的地方。

如果你写白河,不能只写白河。要写桥儿沟的身影,“三点水”的汤汁,岁月留痕一座城的宝藏。要写木瓜荔枝,蜜汁甜香。写潺潺水色,绰约风韵,宛如一块温润碧玉收藏。

如果你写宁陕,不能只写宁陕。要写悠然山的宁静,花海绽放。要写东方宝石朱鹮,捎来恐龙时代的弥远。写十八丈瀑布,精灵般的欢畅。写城隍庙、筒车湾的浪漫,眺望诗和远方。

## 霜白柿红冬伊始

熊荣军

一场朔风,一地霜白,满山柿红……立冬前后,大自然以她那最细腻的笔触,在悠悠岁月的长卷上缓缓勾勒出一幅霜白柿红的冬韵画卷。正如李白吟:“醉看墨花白,疑雪满前村。”而今我吟:“霜白织锦迎冬序,柿红似火照初寒。”此番景致之美,不仅在于色彩的鲜明对比,更在于其背后蕴含的情感意境与绵长情思。

置身于这片霜白柿红交织的故土,我仿佛穿越时空隧道,与古人共赏那份超然物外的宁静壮美。霜白,恰似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美景,它不仅是季节更迭的信使,更是心灵的甘露,让我在清寒中觅得一份可贵的宁静淡泊。而那满山的柿红,则如同冬日里的一抹炽热火焰,不仅温暖了双眸,更温暖了心灵的每一个角落,提醒我即便在万物凋零的冬天,生命亦能以热烈坚韧之姿,绽放出璀璨的光芒。

清晨,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轻纱,轻轻吻醒这片银装素裹的故土。霜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,犹如万千星辰在寒风中翩翩起舞。徜徉山间柿林小径,我脚下是皑皑霜白,我眼前是彤彤柿红,我环顾四周,草木、屋檐、田野,皆被霜花轻轻覆盖,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。霜白与柿红的交织,宛如天地间最悠扬的乐章,是自然与时间的深情对话。霜白以其清冷纯净,让我感受到冬日的静谧与深邃;柿红则以其热烈奔放,让我看到了生命的顽强与希望。

午后,阳光透过柿树枝叶的缝隙,洒落一地斑驳光影,构成一幅幅美丽的画面。我脚下踩着片片落叶,发出沙沙声响,仿佛在诉说着秋冬的故事。偶遇一位老大爷,他悠然自得地坐在柿子树下,眼神中满含慈爱与满足,静静地注视着络绎不绝的游客,他们或驻足留影,或欢声笑语,或深情凝望,显然,这些远道而来的游人,都是为了这柿林的美景而来。

夕阳西下,漫山遍野的柿子,如同被夕阳点燃的一个又一个小小灯笼,映照着一个又一个温馨和美的村庄。老奶奶坐在门前那棵历经风霜的柿子树下,眼神里满是闲适与满足。她轻声细语道:“青柿初红味酸涩,经霜历冻变甘甜。”这深情的话语,勾起我童年的回忆。每到柿子快熟之际,我和小伙伴们都会迫不及待地爬树摘青柿,或浸于水田,或埋于溪沙,数日之后,便变得又脆又甜。而我更加偏爱霜后的柿子,红艳艳的外皮包裹着软糯香甜的果肉,每一口都充满了幸福的味道。

“岁华尽摇落,芳意竟何成。”这句古诗仿佛是对柿子一生的最佳诠释。从春的萌芽到夏的繁茂,再到秋的成熟,最终在冬的门槛上绽放出最为璀璨的生命之光。柿子以其独特的生命轨迹,向我们展示了时间的力量与生命的伟大。每一颗红彤彤的柿子,都承载着岁月的积淀,诉说着生命不息、希望常在的故事。

霜白柿红,冬之伊始。行走在这样的季节里,思绪得以飞扬,心灵得以净化。霜白柿红,让我在岁月的流转中学会珍惜,学会在逆境中寻找希望,于寒冷中感受温暖,让生命之树在冬日的阳光下依旧繁茂如初。霜白柿红,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,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,一种生命的哲学。



深秋柿红

## 陕南红秋

程根子

俗话说:冬观果春花,吃完果子要疏花!晚秋扦插火棘苗,次年结出“小山楂”。秋果子往往不惧霜寒,笑傲秋风,越严寒越显红色,本来秋果子寿命不长,不易落果。果肉红色或浅红色,品质极佳,口味甜爽,丰硕而不妖娆,极具观赏价值。

每年深秋,我的心里就有一种无言的喜悦与惆怅,不禁让我想起了那缺少少穿的年代,漫山遍野的火棘果,野苹果,曾被人们称为“救命粮”。那是一个特别干旱的年月,河水断流,田苗枯死,颗粒无收,许多农民没有粮食吃,哀声遍野。可山上的火棘果依然旺长,进入深秋,红红的火棘果色泽红润,十分诱人,山民们只有每日进山采摘火棘果,充饥度日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灾荒之年。回忆往昔,爷爷带我去山上放牧牛羊,我缠着爷爷闹着说肚子饿得不行,爷爷便去采摘些火棘果让我吃,我放进嘴里嚼几下,感觉非常酸涩,难以下咽,不愿吃下,便原物吐出,爷爷见了说:“你这孩子厌食,这是可以吃的呀!”他自己抓了把灌进嘴里,大嚼起来,似乎很好吃,我似懂非懂,不可思议。霜降过后,火棘果更加红透,爷爷又采摘了些捧给我说:“你尝尝,现在好吃多了,不那么涩酸了”。我有点疑惑,接过来一尝,果真甜酸酸酸的!但吃过后,总感觉野果还是有点苦涩的味道。爷爷又连枝带果折下来,然后再去烧一堆火,把火棘果放到



火棘果

上面烤着吃,味道确实变甜了,不酸也不涩。当然不只是火烤,还有另一种吃法,就是把这种野果放到锅里炒熟,炒熟之后的火棘果,苦涩味道完全消除,酸甜适中,津津有味。我开始上学以后,每年进入深秋,放学回家,在姐姐们的带领下,背着背篓,挑着竹夹,提着竹筐,进山采摘秋红果的情景,那是一幅嬉戏而欢乐的画面,至今让我记忆犹新,时常想念。

秋雨绵绵,深秋薄凉,往往会勾起许多想念。丢去烦恼,漫步在流光溢彩的山林间,染一身红衣,才会赏一眼秋色,淡忘秋事成伤,浅行静思,陶冶性情,将人生岁月打磨成树枝上的最佳风景,挂满枝头秋红果一样,圆润而丰实。

## 吴胖子和他的小酒馆

何昌平

家自酿的。酒馆开业以来,生意不咸不淡,赚的仨瓜俩枣,也不是他心上事。胖子说,经常光顾酒馆的都是些走不出去的留守人群。

每月十五月圆高挂时必来的是对银发老人。质朴而知性,温和中透出一丝威严。他们是附近学校的退休老师。男的为王老师,女的为李老师。他们来酒馆习惯倚窗而坐,点上两个菜和一壶拐枣酒,在月光的辉映中,轻声细语对饮晚酌,空静安然地享受着二人世界的时光。只要他们在,酒馆自然少了嘈杂,多了些恬静。当地人知道,王老师是上海来的知青,与李老师结婚后便留了下来。人们不解的是,几十年来,王老师几乎没有回过老家,他的一双儿女大学毕业后都落户上海工作,他和李老师却一直住在村上。他们来酒馆好像不在乎吃喝,在于把酒临风,畅谈心事。

黄老太是从深山搬来的。年逾80了,依然身板硬朗,精神矍铄。据说,老年轻时开朗豪爽,泼辣能干,当过村妇女主任,面对杂事重活冲锋在前,刚如弯刀砍荆棘,村里男女老少都惧她三分。她的嗜好凸显了她的豪气,早旱烟嗜酒。搬到新小区后依然在老庄子自留地种旱烟,她不属“纸烟”,抽起来不带劲。现在没条件自己烤酒了,便隔三岔五到吴胖子酒馆过瘾。她来时拄着铜锅长杆烟袋,敲击地面,声有力也有节奏。吴胖子见状麻利地端上一碗酒,配送一把花生占嘴。黄老太也不言语,端起碗滋滋咕咕喝起来,一会儿便放下酒碗,抓起一撮花生放进嘴里,告辞回家,前后不到三分钟,等吴胖子赶到门口,老太已经裹风而去了。

老张头,六十出头。长的圆滚滚胖嘟嘟的,古铜色的肤色透着庄稼人的憨气。他来酒馆干喝酒不点菜,每次都是急慌慌自斟一杯,一口闷下,不多一会儿满头冒热气,脸皮变成猪肝色,一对鼠眼开始露出凶光。吴胖子知道,老张头又要同老伴寻事干仗了。老张

头一辈子“惧内”但始终不甘心,想着法子降服老伴,可惜几十年用尽三十六计,犹如螳臂当车,招招不灵,反被老伴压制了一辈子。他本不胜酒力,想着酒壮怂人胆,以醉滋事,结果胆子没练大,练大了酒瘾。现在老伴颁布了限酒令,老张头还是偷偷地跑到吴胖子酒馆喝上一杯,回家向老伴找骂挨揍,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总样。正应了《红楼梦》中黛玉说的:夫妻相处之道,不是东西压倒西凤,就是西凤压倒东凤。看来老张头这辈子可能在风中颤瑟了。

小刘是村子里少有的没出远门的后生。好交友,爱耍二但很踏实能吃苦,买了一辆渣土车,专为工程拉石送料。经常到了晚上八九点约一帮子人来酒馆宵夜。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划拳斗酒,吹牛神侃,也没个时间概念。慢慢地喝到兴起,原形开始显露,有的拍桌子打板凳骂张三不地道李四耍赖皮,有的筷子敲碗扯起嗓子吼几句花鼓子,有的勾肩搭背谈事儿说生意,有的借醉撒泼扯闲话,也有的斜靠墙上打盹儿做梦……每当这时,吴胖子一番收拾,不打招呼进里屋睡觉了。第二天起床开门,但见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,桌凳摆放得整整齐齐,几个酒坛子空空如也。胖子习惯性打开手机,微信中的红包,往往是凌晨两点以后发来的。

吴胖子边喝边向我聊着酒馆里的趣人趣事。等到一壶酒干完,他伸伸懒腰,总结性地讲,常来酒馆的,都是一人一秉性,一人一故事,聊不完的。我微笑着点头补充道,一间小酒馆,半幅山河图!

我起身准备告辞。胖子突然对我说,他准备关了酒馆,到女儿大学附近开家饭馆。

送我到酒馆门口,吴胖子双手紧握着我的手,笑着说:我这一生呀,上半辈子为生计,下半辈子为女儿。语气和神态满是自得而自信。我转身走进了蒙蒙细雨中,咀嚼着吴胖子的话,竟忘了手中握了一把雨伞。

看来还是吴胖子活得通透啊!